

# 老山行

张守伦(四川成都)

木棉花开的三月,老山之行了我多年的心愿。

清晨,车从文山市出发,向老山驶进。途中拜谒了麻栗坡烈士陵园。从入口处,沿石阶而上,在山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献上鲜花,静默哀思。纪念碑高32米,正面是毛泽东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背面是邓小平手书“为保卫祖国边疆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右边碑上是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作战的介绍,左边碑上记载着烈士的英雄事迹。纪念碑周围的山坡上按牺牲时间先后顺序,自下而上安葬着来自全国19个省市、19个民族978名烈士的忠骨。每家墓碑上刻有烈士生平,几乎都镶嵌有生前的照片。忽地,想起在文山工作的小老乡昨晚给我们讲的这样一件事情来。老家县上有13位烈士长眠于麻栗坡,前些年他给家乡政府领导去信说,不能让九泉下的这些“忠魂”成为“孤魂”,请求组织烈士们的父母或者家属前来看他们为国捐躯的儿子和亲人。不久,这个请求得到落实。他说,每当想起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扶着儿子的坟头撕心裂肺哭泣的场景就忍不住泪盈满目。是啊,在这无声的地方,任何有声的语言也许都是多余的!这里每一座坟莹无不隐藏着动人心魄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无不牵动着千万颗赤诚的心。三千壮士成雄鬼,十万旌旗奏凯回;清明白发断肠处,绿满春山啼子规。此情此境,这诗句于我有了更为

新深的理解。

从陵园出来,天阴了起来,下起了小雨,心情重沉沉的,多了些肝肠寸断的滋味。

车继续在蜿蜒的山中水泥公路上向着天保方向下行,行至静水河谷,便在山谷之间向老山上行。山上植被茂密翠绿,山腰不时可见到黛瓦白墙颇有民族特色的楼房。虽是山中公路,但路面平整宽阔,全是硬化了的水泥路,一直通向老山。到老山山门,已近午后三时。进到山门,经老山戍边英雄连哨卡同意,沿着公路步行去主峰下的军营。

在戍边英雄连一名战士的引导下,我们登上主峰。一路上他讲解了主峰周围的战壕、坑道、猫儿洞、指挥所、观察所、避弹坑等遗址的历史和主峰碑的寓意。在瞭望塔上从东西南北的方位介绍老山战略地位的极不寻常,尽管已是午后晚些时分,但是山中云雾弥漫,雾海围着主峰,很难看清楚四周及远方的境况。下山的时候,他问我们,主峰坑道里有多少步台阶和对“老山‘三不怕’精神”怎样理解?我们自然难以回答准确。随即他作了解答,坑道里共有223步台阶。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主峰,副连长张大权两次负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第一个把红旗插上主峰,才倒在血泊之中,这场战斗共牺牲了223人,这223步台阶是指挥收复主峰而牺牲的223位烈士。“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的“老山‘三不怕’精神”,是说老山军人战

前刻苦训练不怕吃苦,上战场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战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吃亏。老山的胜利之路,是用老山军人的鲜血和生命铺就,就连战壕、坑道壁上的苔藓都是殷红血色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捧热土一缕魂”,老山给予了多么悲壮而生动的诠释啊!

从主峰上下来,与戍边英雄连的指导员话别,天色已近傍晚。上车原路向文山返回时,同行的L兄说,当年他参加老山守备作战,所在连的驻地就在船头村附近,想上那里看看。车在导航引导下前行,走走停停,最后在本地一位老乡的确认下,我们下车沿着公路向山腰走去。途中遇见几位年轻的军人,扛着包袱走进山腰的山洞。原来是营房在改造升级,他们要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说明来意,征得同意,我们走进山洞。这是当年的团指挥所,从洞的一端进去,另一端出来,约有五百余米。睹物思之,感动与敬仰萦于胸怀。走出山洞时,L兄说,他们连部就在山洞出口的山坡下。快四十年了,时过境迁,已物是人非了。当年那些被炮火烧得光秃的树干,被炸翻裸露的焦土,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满眼是葱郁的丛林和山丘上边民们种植的香蕉树,一切都恢复成了原生态,好像这里不曾发生过硝烟烈火和山崩地裂的炙烤与轰炸。

上车后,L兄给我们讲起他从军的经历。上世纪八四年冬季征兵的时候,他看着哥哥去报名参军,也就悄悄跟着去了,

结果,弟兄俩体检都合了格。那年,他和哥哥顺利参军了。坐汽车到坐火车,再到坐汽车,头晕得不行。一路上,哥哥抱着他,他头一直枕着哥哥的肩膀前往西安的新兵驻地。新兵集中训练时兄弟俩分开了,他特别想哥哥。有一天突然看见了哥哥,兄弟俩相拥着哭了一场。原来兄弟俩近在咫尺,只是不在同一连队训练,纪律要求不能随便走动。不久,兄弟俩随部队便上了老山前线。在老山,开始哥哥分在卫生队,得知他分到了侦察连,哥哥找到首长,申请要与他在一个连队,以便在执行任务时好照应年少的弟弟。其实,哥哥也仅大他不过两岁。

我问L兄要上前线,心里怕不?“咋不怕呢!”他说。上战场前,每个人都要照张照片,写好遗书,和自己的东西一起统一寄存在连部,以备不测。上了战场,“怕”就没有了,有的是勇敢。两弟兄同一个连队同在前线参战的事迹,当年军报还作了特别报道,每逢首长来前线视察,部队文工团来战场慰问演出,兄弟俩都会安排坐在前排,真有不一般的荣誉感。在老山前线的日子,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然而,恰逢战时,兄弟俩只能面向家的方向流着眼泪,跪拜于父亲。跪拜的那一刻,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忠孝难以两全。讲到这里,他语有哽咽,眼里已闪烁着泪花。

车内寂静得出奇,在我储备的历史知识里,检索着从古到今中外战争的那些史实,要免于战争给人民、民族和国家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惟有国家有足够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地球村”里,拥有强大的硬实力软实力或许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尤显必要与重要。

不知不觉,车已到了文山高速收费站的出口。此时,群山环抱中的文山市,已是万家灯火,灿若星河。

## 云子诗三首

(四川成都)

柳

柳斜靠在岸上  
背有些弯曲  
一位小男孩  
用竹子为它做了一根拐杖

一个一个夏天去了  
又一个一个夏天来了  
柳亭亭玉立 身段非常漂亮  
岸下 水中的倒影里  
小伙子们贪婪地仰望着头  
柳的美丽很苦涩

岸前卧着一头孤独的牛  
面对鲜嫩的草  
嗷嗷叹息  
柳知道牛的主人是  
当年的小男孩

坎坷

当热烘烘的泥巴  
沾在裤子上  
你没有惊醒自己的内心  
一轮圆月无言上升  
一株野草向前倾斜

泥路深不可测  
灿烂的往事  
在脚底风趣有力  
烫热的音乐  
在笛子的手指间  
从树林里挤过来  
你看清了是一张少女羞怯的脸

目光里,顿时  
注满了一汪泉水

寻找乡音

唯有围墙的深度  
能加重我的酒量  
唯有泥土的厚实  
能调浓我的咖啡

小时候,那一巴掌  
拍上去的印迹  
使我在醉中醒来  
仿佛故乡的小屋就在杯中

唯有血管和血管交谈的时候  
期望就沸沸腾腾  
唯有心脏碰撞心脏的时候  
思念就潮涨潮涌

那条山坡的岔路口,有  
你的背影,肩上扛着犁斗  
夕阳染红了黄昏  
山菊花在月光下为你开放  
晶莹的情怀

在一行行田间小路上  
乡音随信件而来  
乡音随鸽子飞翔

## 母亲的人间

心岛伊伊(河南南阳)

时光是一首轻音乐,它伴着生命冷冷地流淌。风不停地吹,吹过上天吹过人间……

我的母亲以泥土的朴实活在豫中原中这块小小的地图。她一开口就要面带微笑,皮肤红润,一双大眼睛和她天生的富贵相如此相衬。

母亲站在村外喊我的小名,有时我在玉米地,有时我在采煤家,大多都是我跟她赌气不回家。有时我会看着她的脸,小声地眯着眼睛对她说谎言:“妈妈,你看我的手指很疼。”母亲会理解我的用意,立刻对着我的小手亲一口,我笑着跑出门外。童年的记忆离我遥远且朦胧。少年时我会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和母亲一起没有固定在哪个乡镇、县城。

年老的母亲丧偶变成单身之后,和我住在一套小公寓里,她依然保持脸部的微笑,保持普通人的平凡,满足平凡人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天突然病重了,住进了医院,我才发现一年来她原有的身体变瘦了,她的口味拒绝肉食,饭量少了。偶尔会淡定地说“今年我会死。几十年没梦见你奶奶,昨天中午梦见你奶奶了……”我责怪自己误了母亲的病,她做的心脏支架一年来让她痛苦不堪,我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她闭上眼睛。

我在半夜十二时写下这篇短文,已是我的母亲去世近一周年,母亲给我所有的温暖让我泪流不止,但却让我忍着;我试图逛大街,读书写诗努力忘记她。失去她,我才明白失去了太多,我的烦恼没有人听了,妈妈的开导不再叮咛了。

母亲的这扇门静了,这张床空了,人到中年的我恐惧了,且沉默了。风不停地吹,吹过母亲的人间吹过我她对她的思念……

## 曾家山上布谷声

马晓蓉(四川广元)

“绿野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踏着诗歌的节拍,打开季节的密码,放下匆忙的脚步,借一抹阳光,采一分光阴,带上耳朵,到广元,到朝天,到曾家山,躺进大山的怀抱,聆听布谷的声音,亲吻草木的芳香……

山坡田野间草木茂盛,稻田里的水色与天光相辉映。或烟雨蒙蒙,花开花落。或霜满冬日,雪压群山。走进布谷牧歌山庄,入住布谷山水民俗,听杜鹃声声啼叫,观草木葱郁,闻鸟语花香,洗去世俗的烦闷、远离城市的喧哗,享受一丝清凉,一世悠闲。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人间沧海桑田,人生情怀依旧。当城市的繁华流尽疲惫的鲜血,当记忆的网页翻开远古的神话,别忘了布谷鸟的啼鸣依旧,尤其在春天,在广元,在朝天,在曾家山,布谷啼鸣的时光已经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出落得更有一番天地,别具一番新意。

沿着静谧的山路,满目都是青翠,不经意间,就领略到了“日出鸣布谷,月下抱山居”的意境。这是离曾家镇仅3公里的生态康养谷——布谷布谷,300多亩的山林间,分布着休闲度假、四季花海、农耕文化体验、原生态果蔬采摘、森林有氧运动、儿童趣玩六大区域。在这里,水像眼波溢柔情,山似翠玉落人间。

在曾家山,春天是流碧泻翠的。当翠色的春景流到这一片山地,骤然听见了时代的召唤:人文与生态兼具,时尚和活力共生。于是,布谷布谷生态康养谷应运而生。

走在谷里,眺望着绿染的天地,耳旁不时传来几声鸟鸣,只是瞬间,便感觉时间慢了,仿佛时光之手正缓缓走动在身旁起伏的山坡之上。时间的圆舞曲绽放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如春之绿叶、夏之星月、秋之落日、冬之飘雪。

穿过幽幽山林,恍如穿过静默岁月。布谷布谷的一头,挑着记忆里情趣氤氲的悠远记忆,另一头则将生活的红尘中渡入静谧之境。在康养谷的不同区域里行走,感觉那民宿建筑景观的边界与天地浑然一体。举目四望,山与景共融共生,树与房相生相映。天,在头顶蓝得心旷神怡;云,在视线里白得逍遥自在。这是广元的天,是朝天的山,是布谷康养谷的景,她枕着乡愁的波涛,踏着诗歌的节拍,融进了绿野梦里。

从绿野之梦唤醒的,是布谷布谷午后的一杯清茶。

茶在潺潺的溪水旁、亭子里,水漾在古朴的青花盖碗里,一揭开,乡愁清香悠然浮起。信步而来,身心染了绿,只片刻时光,就觅得了幽静的天地。有风,在对面的翠林间漫着碎步,林间阳光斑驳。有云,在天上悠悠飘荡。躺在一把藤椅上,捏一卷书,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想。就这样,在耳边不时响起的布谷声里,悠然进入午后的幸福时光。

再抬头,推窗观景,开门见山的景观扑面而来,眼前呈现的,是那漫溢舒卷的绿浪。这绿浪一下子就洗净了都市里倦乏的身心。恍惚中,清风徐徐,歌声渺渺,如临仙境。

盐源县地处川西南山区,在我的心目中,盐源的月亮是最大、最圆、最亮的,月色也是最美的。

盐源的月色之美,在古代就很有名。在清道光《盐源县志》一书中,就有一首赞美盐源月色的诗:夜色佳以月,月在水逾佳。上下空明间,清华孰与偕。金波既潋潋,一湾如银指。曲曲洗云影,皎洁澄心怀。诗中所描绘的是盐源古代八景之干海白洁河和月亮坝的“银湾夜月”。

据清道光《盐源县志》记载:“县西北,北坞村之下,群流所合,河势回人带,随岸图折,波平如砥;秋潦既净,一望作如烂;银色月明之夕,更皎然琉璃世界。土语:有月亮坝之称。”在盐源人眼里,盐源的月色是最美的,美得让人流连,令人陶醉。

每到月初,当夜幕快要降临时,一弯新月像一叶翘着尖尖船头的小舟,早早地在宛如静湖一样的天空中缓缓划行。在隐隐的月色之下,蔚蓝的天空中繁星点点,点点繁星在遥远的天际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横跨星空的那条乳白色的天河,伴着秋日的夜晚,从东北向南横跨天空,好似一条奔腾不息的激流,一泻千里,让人顿生许多遐思。

每到月圆的时候,一轮玉盘似的圆月从对面的山那边爬上山顶,冉冉升上天空。霎时,月光如流水般一泻千里,静静地泻在盐源坝子的山间、河流、田野和村庄。皓月当空,月朗星稀,山川、田野和村庄都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霎时,整个盐源坝子变成“皎然琉璃世界”,宛若一首优美的朦胧诗。

如诗如画的月色,使盐源人特别喜欢月亮,在老人们心里,月亮更是神奇和神圣的。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缠着母亲给我讲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有关月亮的童话故事。这些神

## 盐源的月色

陈春海(四川凉山)

童话故事都是当年爷爷、奶奶讲给父亲和母亲听的,现在,母亲又将爷爷、奶奶讲的这些故事复制过来,讲给我听。

听父亲和母亲讲,爷爷、奶奶年轻时住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沟里,靠几亩贫瘠的山地维持生活。那时每到秋收季节,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都会在白天先从地里把苞谷棒子掰回家,倒在自家院子里,晚上借着月色,在院子里剥苞谷棒子。明月当空,缕缕轻柔的月光洒满院子,在轻柔明净的月光下,我爷爷、奶奶就会边剥苞谷棒子,边指着天上的明月,津津有味地给围坐在苞谷棒子边剥苞谷棒子的父亲、母亲、么爸和姑姑们讲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给我讲的嫦娥奔月的故事,每次听母亲讲完这个故事,我都会天真地想,要是我也能找到故事里所说的仙药,能够飞到月宫里走一走,亲眼看看这棵桂花树,在桂花树下能够遇到吴刚、玉兔和嫦娥,该多好。可是,每次我都会感到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只好望着天上的这轮神奇的月亮,浮想联翩地想着母亲讲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跨越时空的想象力和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及向往,如今,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嫦娥奔月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在我的童年时代,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灯,每到盛夏时节,忙了一天的老老少少,都喜欢趁着月色,到村子里的公路两边纳凉。那时虽然村子

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公路,但是过往的车子却很少,所以,公路两旁成为村里人纳凉的最佳去处。每到夏末秋初,天空就会变得更加清朗深邃。初秋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洒满了故乡的每一个角落。皓月当空,月色溶溶;村庄里虫鸣低吟,田野间蛙声如潮。皎洁的月光如音符般从天空中轻轻滑落下来,落在地上和纳凉的村民身上。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手里拿着旱烟杆,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津津有味地拉着家常,话着桑麻。孩子们则喜欢借着月色,在生产队场坝里的谷堆里捉迷藏,在场坝里的空地上做老鹰叼小鸡和丢手绢等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丢在小朋友的后边,不呀不呀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伴着这些儿歌,在洒满月光的多少个夜晚,不知留下盐源人多少美好的记忆和多少童年快乐的回忆。

岁月如秋天的落叶,在旧印与新印的重叠下,从童年到成年,再从成年到老年……年复一年,一层层,一叠叠印在盐源人的记忆里。如今盐源的月亮依旧还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圆,那么的亮,盐源的月色依旧还是那么的美不胜收。

月是故乡明。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每个人都有个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我想,如果季羡林先生能有机会来到我的故乡——盐源县,现场观赏一下盐源的月亮,感受一下盐源的月色,未免会是别有一番风味,也会啧啧称赞吧。

滑下来,一玩就是很久,虽然每一次回到家都会偷偷去洗衣服。

如今在老石板桥的旁边修建了一座新的大桥,桥面到河面的距离是老石板桥的几百倍,就算是洪涝也完全淹不到桥面上来;原来的泥土路一下雨就会十分难走,而现在都已经铺成了柏油马路,道路交通的改善使得家乡父老乡亲出行更加方便,而如今的学校也新修了,各种教育设施更加完善。

在国家政策的帮扶下,我的家乡变成一个AAAA级风景区,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尽管目前交通条件、生活条件、居住条件、学习条件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实现村村通,家家用上自来水,户户通上天然气,网络通信全面覆盖,让山区的孩子不再寂寞,可我还是更怀念儿时的老家。

## 儿时的老家

巴中平昌县思源实验学校(8年级6班)李浩

我的老家坐落在一个偏远小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儿时的记忆中,我的老家房屋是土木结构但依山傍水,在门前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柏,每到夏天的晚上整个村子的人们都会早早吃过晚饭来树下乘凉,我和姐姐总喜欢在那儿拿着一根长木棍去戳鸟窝,而在傍晚我们会坐在树下聆听风声。而如今门前的那棵大树因为道路的改建被砍掉了,家乡全部盖起了高楼。

放眼望去,儿时的石板桥早已没了往日的热闹,那时的桥面很低,不下雨的时候桥的两边会露出一部